

中国历代
小说论著选

修订本

黄霖

韩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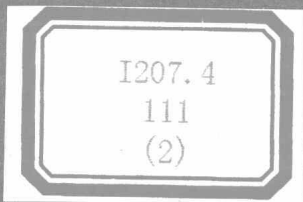
文

选

注

江西
人民
出版社

下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

黄霖 韩同文 选注

〔修订本〕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黄霖,韩同文选注. —3版.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9
ISBN 7-210-02329-1

I. 中... II. ①黄... ②韩...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
理论-中国-古代-文集 ②小说-文学评论-中国-古代-文集
IV. I20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993 号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

黄霖 韩同文 选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年9月第3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39.5

字数:980千 印数:1—2100册

ISBN 7-210-02329-1/I·389 定价:60.00元(上下册)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号:330002 传真:8511534 电话:8514784 (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下 编

-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节录) 几道 别士(1)
- 金圣叹批小说说 邱炜菱(10)
- 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 更生(21)
- 译印政治小说序 任 公(26)
- 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 新小说报社(31)
-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饮 冰(41)
- 小说丛话(节录) 饮冰等(52)
- 告小说家 梁启超(89)
- 致饮冰主人手札(节录) 布袋和尚(94)
- 中东大战演义自序 洪兴全(98)
- 官场现形记叙 忧患余生(102)
- 官场现形记(节录) 南亭亭长(106)
- 小说原理 别 士(109)
- 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 楚 卿(117)
- 自由结婚弁言 自由花(123)
- 月界旅行辨言 周树人(127)
- 古小说钩沉序 周作人(132)
- 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 周桂生(137)
- 女狱花叙 俞佩兰(142)

仇史凡例八条	痛哭生第二(145)
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148)
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	松 岑(180)
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	寅半生(188)
狮子吼(节录)	星 台(193)
洪秀全演义序	章炳麟(196)
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	无名氏(200)
读新小说法	无名氏(206)
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	无名氏(221)
月月小说序	吴沃尧(231)
两晋演义自序	我佛山人(237)
说小说·杂说(节录)	吴趼人(242)
孝女耐儿传序	林 纾(244)
小说林发刊词	摩 西(250)
明人章回小说	黄 人(258)
小说小话(节录)	蛮(265)
小说林缘起	东海觉我(292)
余之小说观	觉 我(297)
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	天僂生(309)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	天僂生(313)
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	陶祐曾(320)
觚庵漫笔(节录)	觚 庵(324)
红泪影序	披发生(328)
小说闲话(选录)	张 行(333)
说小说	管达如(337)
小说丛话	成 之(357)
孽冤镜序	徐枕亚(410)
礼拜六出版赘言	王钝根(413)

红楼梦索隐提要(节录)	王梦阮(416)
红楼梦新评	季新(430)
石头记索隐(节录)	蔡子民(453)
英国十七世纪间之小说家(节录)	孙毓修(463)
樗枰萃编序	忏绮词人(468)
废物赘语	废物(471)
小说话(选录)	解弢(473)
古今小说评林(选录)	冥飞(483)
小说杂论(选录)	叶小凤(487)
书信一组(节录)	钱玄同 胡适(499)
论短篇小说	胡适(517)
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	刘复(533)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周作人(547)
今日中国之小说界	志希(569)
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佩韦(584)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节录)

几道 别士^①

今使执途人而问之曰：“而知曹操乎？而知刘备乎？而知阿斗乎？而知诸葛亮乎^②？”必金对曰^③：“知之。”又问之曰：“而知宋江乎？而知吴用乎？而知武松乎？武大郎乎？潘金莲乎？杨雄、石秀乎^④？”必金对曰：“知之。”更问之曰：“而知唐明皇乎？杨贵妃乎？而知张生乎？莺莺乎？而知柳梦梅乎？杜丽娘乎^⑤？”必又共应曰：“知之。”又问以曹操、刘备、阿斗、诸葛亮为何如人，则将应之曰：“曹操奸臣，诸葛亮忠臣，刘备英主，阿斗昏君。”问以宋江、吴用、武松、武大郎、潘金莲、杨雄、石秀为何如人，则将应之曰：“宋江大王，吴用军师，武松好汉，武大郎懦夫，潘金莲淫妇人，杨雄、石秀、潘巧云之徒，则事等于武松、潘金莲，而又大不同。”至问以唐明皇、杨贵妃、张生、莺莺、柳梦梅、杜丽娘为何如人，则又无不以“佳人才子”对。至“佳人才子”之行事品目，则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尤为江湖名士与村学究所聚讼，嗷嗷然千载不可休者也^⑥。数千百年之事，胡、越、秦、楚悬隔千里，而又若存若亡，杳冥不可知之人，皎皎乎若亲至其人之庭，亲炙其为人^⑦，而更目睹其生平前后数十年之事者，盖莫不然。

昔孔子弹琴，见文王之容，夜梦则见周公^⑧。隋智者亦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⑨。凡此神迹，说者以为圣贤之学，时量既破，不复成古今，故古人皆可见而恒在也。此说云云，疑信者半。异哉！

何观于贩夫市贾、田夫野老、妇人孺子之类，指天画地，演说古今，喜则涎流吻外，怒则植发如竿，悲与怨则俯首顿足，泣浪浪下沾衣襟，其精神意态，若俱有尼山、天台之能事也^⑩。是可怪矣！是可怪矣！

闻之师曰：地球之博，八九万里；古今之长，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浑茫无本剽^⑪。自提符尼安以放哀卢维恩^⑫，其横目戴发圆颅方趾称为人者，若统稽其数，则为十为百为千为万为亿兆为恒河沙^⑬，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尽，莫不仰而见光，俯而见土，生不知其所自来，去不知其何往也。人生于世，固若是之茫乎！及其姓氏称于人口，臧否善恶见知于同时^⑭，而同时之人援为口实，如此者盖百不一二。不然，则生则称，没则已焉。求其人已往，其名不湮没，里居姓氏载在图书，博雅之士，专门之业，笃志稽古，钩沉考佚，或时时一及之，能及此者此其人亦远矣，如此者又百无一二。若夫声音笑貌性情心术，千古之后，万里之外，风靡六合^⑮，智愚贤不肖罔不习知之而熟道之，则亿兆人中的一二人矣。与此数者，必其人有过人之行，偏胜独长之处，而使天下之人怪叹骇汗，怨慕流连，不能自止者，而后此一人者之性情心术声音笑貌，乃能常留于亿兆人之脑气筋中而传而益远，久而不淡也。

抑又闻之：凡为人类，无论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之地，石刀、铜刀、铁刀之期，支那、蒙古、西米底、丢度尼之种^⑯，求其本原之地，莫不有一公性情焉。此公性情者，原出于天，流为种智。儒、墨、佛、耶、回之教^⑰，凭此而出兴；君主、民主、君民并主之政，由此而建立。故政与教者，并公性情之所生，而非能生夫公性情也。何谓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

……论其必然之势，则可以二言断之曰：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也。六合之大，万物之繁，其间境界，难以智测，其亦有勿具此二性者乎？则吾虽不敢知，然可决此物之不足以存于世；即幸而暂存，而亦不能传至今也。夫若此，此其所以

斯世之物之无不具此性，岂偶然哉！

明乎此理，则于斯二者之间，有人作为可骇可愕可泣可歌之事，其震动于一时，而流传于后世，亦至常之理，而无足怪矣。不宁惟是。谓英雄必传于世，则古来之英雄何限？谓男女之事艳异者必传于世，则古来缠绵悱恻之事亦何限？茫茫大宙，有人以来二百万年，其事夥矣，其人多矣，而何以惟曹、刘、崔、张等之独传，而且传之若是其博而大也？

生平孤露，早迫饥驱，尝溯长江，观六代之故都^⑩，北至长城，西度函关^⑪，观秦、汉、唐之遗迹，凭吊其兴亡；而岁时伏腊^⑫，乡邻赛社^⑬，萍踪絮迹，偶然相值，未尝不游于其市，讯其风俗，而恍然于中原教化之所以成也。

何以言之？古人死矣。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俱死矣，色不接于目，声不接于耳，衣裳杖履不接于吾手足，然则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则未有文字之前赖语言，既有文字之后赖文字矣。举古人之事，载之文字，谓之书。书之为国教所出者，谓之经。书之实欲创教而其教不行者，谓之子。书之出于后人，一偏一曲，偶有所托，不必当于道，过而存之谓之集。此三者皆言理之书，而事实则浅及焉。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此二者并纪事之书，而难言之理则隐寓焉。此书之大凡也。

然则，古之人恃何种书而传乎？古之人莫不传，而纪事之书为甲。然而同一纪事之书，而传之易不易，则各有故焉，不能强也。

书中所用之语言文字，必为此种人所行用，则其书易传。其语言文字为此族人所不行者，则其书不传。此一也。

即此语言文字为本种所通行矣，而今世之俗，出于口之语言，与载之纸之语言，其语言大不同。若其书之所陈，与口说之语言相近者，则其书易传。若其书与口说之语言相远者，则其书不传。故书传之界之大小，即以其与口说之语言相去之远近为比例。此二也。

即其书载之文字之语言，与宣之口舌之语言弥相近矣，而语言之例又大不同。有用简法之语言，有用繁法之语言。简法之语言，以一语而括数事。故读其书者，先见其语，而此中之层累曲折，必用心力以体会之，而后能得其故。繁法之语言，则衍一事为数十语，或至百语千语，微细纤末，罗列秩然。读其书者，一望之顷，即恍然若亲见之事者然。故读简法之语言，则目力逸而心力劳，读繁法之语言，则目力劳而心力逸。而人之畏劳其心力也，甚于畏劳其目力。何以证之？譬如有一景于此，或绘之于画，或演之于说，吾知人必乐观其画，甚于乐观其说，盖说虽曲肖详尽，犹必稍历于脑，而后得此景，不若画之一览即知为更易也。惟欲传一事，始末甚长，画断不能绘至无穷之幅；而况事之情状，反复幽隐，倏忽万变，又断非画所能传乎，故说仍不能废，而繁言亦如画焉。若然，则繁法之语言易传，简法之语言难传。此其三也。

即用繁语观之，不劳心矣，而所言之事有相习不相习。天下之民，其心能作无限曲折，而至极远之限者，恒少；狃于目前^㉔，稍远即不解者，恒多。若其所言，其界极远，其理极深，其科条又极繁，加以其中所用之器物，所习之礼仪，所言之义理，所成之风俗，所争之得失，举为平时耳目所未及而心力所未到，则必厌而去之。必其所言服物器用，威仪进止，人心风俗，成败荣辱，俱为其身所曾历，即未历而尚有可以仰测之阶者，则欣然乐矣。故言日习之事者易传，而言不习之事者不易传。此其四也。

事相习矣，天下之事变万端，人心之所期，与世流之所成，恒不能相合。人有好善恶不善之心，故于忠臣、孝子、义夫、烈女、通贤、高士，莫不望其身膺多福富贵以没世^㉕，其于神奸、巨蠹、乱臣、贼子，无不望其亟膺显戮，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上帝之心，往往不可测。奸雄得志，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穷凶极丑，晏然以终。仁人志士，椎心泣血，负重吞污，图其所志，或一击而不中，或没世而无闻，死灰不然，忍而终古。若斯之伦，古今百亿。此则为人所无可

如何，而每不乐谈其事。若其事为人心所虚构，则善者必昌，不善者必亡；即稍存实事，略作依违，亦必嬉笑怒骂，托迹鬼神。天下之快，莫快于斯，人同此心，书行自远。故书之言实事者不易传，而书之言虚事者易传。此其五也。

据此观之，其具五不易传之故者，国史是矣，今所称之廿四史俱是也。其具有五易传之故者，稗史小说是矣，所谓《三国演义》、《水浒传》、《长生殿》、《西厢》、“四梦”之类是也^②。曹、刘、诸葛，传于罗贯中之演义^③，而不传于陈寿之志^④。宋、吴、杨、武，传于施耐庵之《水浒传》，而不传于《宋史》。玄宗、杨妃，传于洪昉思之《长生殿传奇》^⑤，而不传于新旧两《唐书》。推之张生、双文、梦梅、丽娘^⑥，或则依托姓名，或则附会事实，凿空而出，称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

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三国演义》者，志兵谋也，而世之言兵者有取焉。《水浒传》者，志盗也，而萑蒲、狐父之豪^⑦，往往标之以为宗旨。《西厢记》、临川“四梦”，言情也，则更为专一之士、怀春之女之所涵泳寻绎^⑧。夫古人之为小说，或有精微之旨寄于言外，而深隐难求，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

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⑨，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⑩。

抑又闻之：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岂尽实哉！

【注释】

①几道、别士：本文在《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连载时未具名。梁启超《小说丛话》说：“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小说缘起》，殆万馀言，实成于几道与别士二人之手。”几道，即严复；别士，为夏曾佑。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历任清代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学部名词馆总纂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京师大学堂校长。前期主张变法和君主立宪，在天津主编《国闻报》宣传维新，并以古文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等，对于欧洲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介绍，有重要贡献，对近代思想界很有影响。晚年思想发生变化，终至列名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反对五四运动。有《瘠瘁堂诗集》、《严几道诗文集》等。译著有《侯官严氏丛刻》、《严译名著丛刊》。夏曾佑（1863—1924），字穗生，号穗卿，一作遂卿，又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州人。光绪进士，官泗州知州，充两江总督署文案。甲午战争后曾参加维新运动，先后与严复、梁启超等编《国闻报》、《时务报》，倡导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辛亥革命后一度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从《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的语气来看，似出于夏曾佑之手。当然，严复身为《国闻报》主要负责人，在思想上是同意本文观点的，或许还稍加了润饰。《国闻报》，日刊，1897年在天津出版，由严复、王修植、夏曾佑等创办，每日出版八开新闻纸一张，标榜以“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为目的，登载国内外时事，译载外国重要政事及名著，并经常发表言论。

②曹操、刘备、阿斗、诸葛亮：这里同指《三国演义》中的人物。

③金：皆、都。

④宋江、吴用、武松、武大、潘金莲、杨雄、石秀：均为《水浒传》中的人物。

⑤唐明皇、杨贵妃：这里指传奇剧本《长生殿》中人物；张生、莺莺：这里指元杂剧《西厢记》中的人物；柳梦梅、杜丽娘：传奇剧本《牡丹亭》中的人物。

⑥嗷嗷（náo náo）：多言多语，含有使人讨厌的意思。

⑦亲炙：谓亲身受到教益。《孟子·尽心下》：“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朱熹注：“亲近而熏炙之也。”

⑧“孔子弹琴”三句：《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

云《文王操》也。”又《论语·述而》曰：“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 ⑨“隋智者亦亲见灵山一会”两句：隋僧智顓，字德安，俗姓陈，年十八出家，后就业于南岳慧思，受《法华经》，隋开皇十七年入天台，时称之为智者大师，名其宗派为天台宗。《续高僧传》卷十七载：（智顓）“又诣光州大苏山慧思禅师受业心观，……思每叹曰：‘昔在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追，今复来矣。’即示普贤道场，……顓乃于此山行法华三昧，……解悟便发，见其思师处灵鹫山七宝净土听佛说法。”
- ⑩尼山：又名尼丘，在山东曲阜县东南。相传孔子生于此山。见《史记·孔子世家》。后因此以为孔子的别称。天台：天台山，在浙江省东部，隋僧智顓于此创佛教宗派天台宗。这里指智顓。
- ⑪浑茫无本剽：浑然一体，无头无尾。本剽，意即始末。剽，末。
- ⑫提符尼安：疑指古国提颡，故地或以为在印度河口西北的提勃儿（今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古代著名贸易港所在。放哀：疑即放拜，古地名，即今印度西海岸孟买，中世纪时东西方交通的重要港口。卢维恩：疑即罗斛，古国名，故地在今泰国中部班塔欣一带。
- ⑬恒河沙：佛教语，言多至不可胜数。《金刚经·一体同观分》：“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宁为多不？”恒河是南亚有名大河。
- ⑭臧否：好坏，善恶。
- ⑮六合：天地四方。
- ⑯西米底：即塞兰人，马来半岛中部山区和西部沼泽地带的居民，是尼格利陀人的一部分。丢度尼：即俾格米人，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内的一个种族类型，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大洋洲及太平洋诸岛屿。体质特征是身材矮小，肤色暗黑，卷发。
- ⑰耶：指耶稣教，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另一名称。
- ⑱六代之故都：指今南京。南京在历史上曾经是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都城。
- ⑲函关：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省境内。
- ⑳伏腊：伏，夏天的伏日；腊，冬天的腊日；古代节日。《汉书·杨敞传》：“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炀羔，斗酒自劳。”
- ㉑赛社：古代农事完毕后，陈酒食以祭田神，相与饮酒作乐，叫赛社。这是周

代十二蜡祭的遗俗,见《事物纪原》。

㉒狃:习以为常,不复措意。

㉓膺:受。

㉔“四梦”:即《临川四梦》,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江西临川人)所作《紫钗记》、《还魂记》(即《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四部与梦有关的作品合称。

㉕罗贯中之演义:指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

㉖陈寿之志:指陈寿所撰《三国志》。

㉗洪昉思:即洪升,传奇剧本《长生殿》的作者。

㉘双文:《西厢记》中人物崔莺莺。

㉙萑蒲:也作“萑苻”。《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杜预注:“萑苻,泽名,于泽中劫人。”后因称盗贼出没之处为“萑苻”。狐父:陈涉、吴广起义时,使人在夜间“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见《史记·陈涉世家》。

㉚涵泳:沉浸于其中。寻绎:反复推求。

㉛东瀛(ying 营):东洋,指日本国。瀛,海、洋。

㉜愚公之一畚:据《列子·汤问》载,愚公因太行、王屋二山阻碍出入,想把山铲平,“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寒暑易节,始一反焉。”详见本册胡适《论短篇小说》所引。精卫之一石:据《山海经·北山经》及《述异记》等记述,精卫原为炎帝女,名女娃,因游东海淹死,遂化为鸟,经常啣西山木石去填东海。这里均借喻自己的一点努力。

【说明】

我国近代小说理论的新局面,是随着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并大力提倡“小说界革命”而出现的。甲午战争失败后,改革现状,变法图强,成为维新派的强烈要求。他们在斗争中,迫切希望小说这种有着广泛群众性的文学工具能为其宣传变革、动员舆论服务。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第五·说部书》中就提倡小说革新。1897年,《花柳深情传》的作者萧詹熙在《自序》及正文中一再申明自己就是在“倭人入寇辽东,我兵不振,旋踞台

湾”，乃至“人心汹惧，于是朝野士大夫莫不奋笔著书，争为自强之论”的形势下，有感于“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遂为之一变”而从事创作的。但他们都未作详细论述。《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则是资产阶级第一篇洋洋洒洒的小说专论，震动了当时的文坛。

这篇文章着重论述了小说具有经史无法比拟的“易传行远”的特点，从而强调了小说的社会功用，大大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在分析小说“易传行远”的特点时，作者首先站在人性论和历史哲学的高度上，列举了大量的中外史事（本编选录时作了删节），以证明只有描写英雄与男女这两大人物的“公性情”，才能符合人性，打动人心。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但比之清初刘献廷笼统地强调人之“性天”爱好“看小说听说书”（《广阳杂记》）来，还是有所发展，对以后梁启超等探求小说风行的原因，也有所影响。与此同时，作者紧紧地扣住了小说是一种语言文学的特点，从形式上分析了小说之所以“易传行远”的五点原因，说明了小说具有语言通俗，形象直观，既能细致地反映人们熟悉的现实生活，又能通过艺术虚构来表达人们理想的艺术特征。这在近代小说批评史上也颇受人们的重视。文章从内容、形式的不同角度，详细地分析了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之后，自然地得出小说具有巨大社会作用的结论：“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并以中国“不胜其说部之毒”和“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来加以证明。最后归结到他们重视小说的“宗旨所在，则在乎使民开化”，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政治宣传服务。这些观点，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看法十分一致，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小说理论批评就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金圣叹批小说说

邱炜萋^①

人观圣叹所批过小说，莫不服其畸才^②，诧为灵鬼转世^③。其实圣叹所批过之小说，恰是有限，今最流传者，一部施耐庵七十回《水浒传》，一部王实甫、关汉卿正续《西厢记》^④，此外无有也。人见圣叹尝题《水浒传》为“第五才子书”，《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可巧又遇见圣叹之取茂苑毛氏所批《三国志演义》一种^⑤，题曰“第一才子书”，遂恍惚误以《三国志演义》亦谓为圣叹所批矣。不但将原书各卷毛氏题名看不明白，连简端之圣叹序文，所以倾倒于毛子者，亦未及一为寓目矣。岂不可笑！抑知圣叹所自称其品定之才子书六者^⑥，一、《庄子》也；二、屈《骚》也；三、司马《史记》也；四、杜律诗也；而五之以施《水浒》；六以王《西厢》，与《三国志演义》初并不相关涉。后见毛氏批了一部现成好笔墨，讶为突出己上，爱之羨之，至不忍释，遂暂舍其平日首选《庄子》之正论，而急急以“第一才子书”之嘉名径相转赠，此见于圣叹撰《三国志演义》序中者，明明可考，殆一时兴到语也，岂真《骚》、《史》、杜诗反不若小小说部演义，而甘为之下哉！后来坊间因仍《三国志演义》为“第一才子书”，而凑出《好逑传》、《平山冷燕》、《白圭志》、《花笺记》各下乘陋劣小说^⑦，硬加分贴为“第二才子书”、“第三才子书”，以下除却五才《水浒》，六才《西厢》，还依圣叹旧号外，一直排下，到第十才子，无理取闹。设圣叹见之，当自悔不该为作俑之始^⑧，使毛、施、关、王四位

真才子共起“何曾比余于是”之叹也。

《东周列国演义》，荟萃《左传》、《国策》、《史记》原文而成，故词华古茂，足供儉腹之掇拾^⑨。《三国志演义》多本陈寿志书、裴松之补注、习凿齿《春秋》而出^⑩，故书法微显，颇与世道为关系。《三国志演义》尤好纵谈兵略，不厌权谋，笔致雪亮，引针伏线，起落分明，以视《东周列国演义》文尚繁缛奇倔，宜于学子，不宜于武夫商人之披寻者，迥不侔矣。按国朝康熙朝，尝有诏飭印《三国志演义》一千部，颁赐满洲、蒙古诸路统兵将帅，以当兵书^⑪。又闻日本国前未明治维新变法之时，亦尝以为兵书。究之，此两大部小说，均不知撰人名氏，是一憾事，只知有评者之人而已。《列国》是白下蔡元放手批^⑫，《三国》是茂苑毛序始手批^⑬。同一批评小说，金圣叹之名，则里巷皆知，蔡、毛两君反无知者，徒于纸角一露姓名而已，何有幸有不幸耶！

尝谓天苟假圣叹以百岁之寿，将《西游记》、《红楼梦》、《牡丹亭》三部妙文一一加以批评，如《水浒》、《西厢》例然，岂非一大快事！

施耐庵苦心孤诣，前无古人，撰出一部七十回《水浒传》，须历元朝至国初，良久良久，而后获圣叹其人，为之批竅道窃^⑭，有盛必传，且于原有语病处，则倭为今本之讹，别托为“见诸古本”云云以修削之。圣叹真解爱才，耐庵堪当知己矣。《西厢》虽同出元人，究系何家手笔，迄无定论。而总之，言王实甫、关汉卿两者为多。圣叹则指为王实甫作必有所考^⑮，后人因此遂疑续后四出为关汉卿所作。《水浒》亦有续、后，别名《征四寇》^⑯，乃罗贯中作，圣叹毅然删之，不少顾惜。《西厢》续后，固明知其陋，独不删离，惟于批评语中示轩轾而已^⑰。圣叹论文，细入毫芒，一删一否，而岂妄哉！

圣叹通彻三教书^⑱，无所用心，至托小说以见意，句评节评，多聪明解事语，总评全序，多妙悟见道语；又是词章惯家，故出语辄沁人心脾。此才何可多得，古之贺季真、林和靖、徐文长、邝湛若一流